

我和共和国

我的人生笔记

WO DE REN SHENG BI JI

时代文艺出版社
叶辛◎著

我和我所有的同时代人，经历了由狂热、虔诚、盲目——迷茫、消沉——思考、振作、追求、奋进，这样一个三段式的思想历程，而逐渐在真实的生活走向成熟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和共和国/叶辛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7. 3

ISBN 978 - 7 - 5387 - 2259 - 8

I. 我... II. 叶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29567 号

我和共和国——我的人生笔记

作 者	叶 辛
出 品 人	张四季
选题策划	赵 岩
责任编辑	赵 岩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85638648 发行科: 0431 - 85677782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责任有限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60 × 960 毫米 1/16
字 数	250 千字
印 张	15. 75
版 次	2007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2. 00 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辑 往事的阶梯

- 顽童变成小书迷/3
- 母亲/6
- 我和共和国/10
- 往日的情书/12
- 妻又和我去散步/15
- 家庭琐记/18
- 童年情结/23
- 给孩子一些什么/27
- 孩子想念贵州/30
- 辣椒与我及其他/32
- 四菜一汤总相宜/35
- 陪孩子挤车/38
- 妻子爱回娘家/40
- 书随我跋涉/42
- 我的书房/44
- 往事的阶梯/46
- 三个三十一日/67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2

第二辑 永在流动的青春河

插队落户的时候/73

放牛的日子/75

也算写自己……/77

山乡小学校/84

也贺教师节/88

最初叩响文学之门的那些日子……/91

乡邮员小丁/98

别亦难/100

我的省城情结/104

我干编辑一年整/108

新春佳节话贵阳/111

今天我要离开贵州/114

两种生命环/117

怀乡居古庙/121

闲话久长/124

遥念山乡/127

两副目光/130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

重访砂锅寨/132

20年的蹉跎村/137

三棵树/141

永在流动的青春河/144

第三辑 岁月不是空白的

我和《蹉跎岁月》/149

我曾是一个上海人/158

对一种生活现象的思考/165

说说《孽债》/168

难忘的处女作/209

文集的题外话/213

历历往事记谢飞/216

关于长篇小说《华都》/222

我的《华都》/228

作家这一称呼，还是有其神圣感的（代后记）/236



位于市中心的上海旧式弄堂，是叶辛出生并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地方。

第一辑 往事的阶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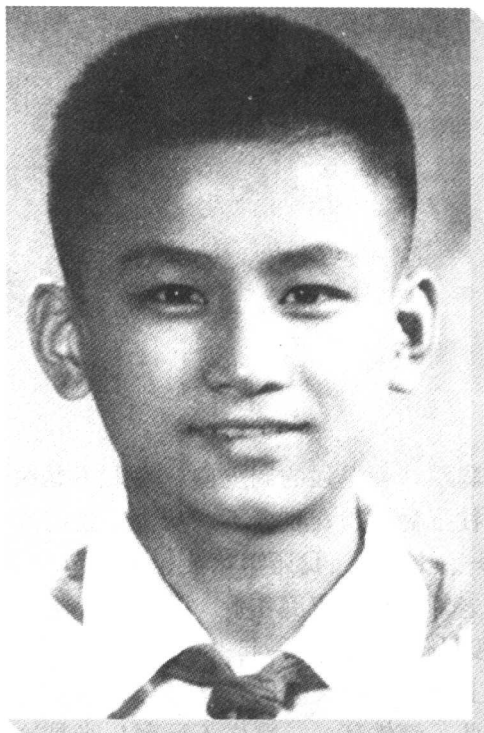


顽童变成小书迷

我小时候，是个爱耍小聪明、爱逞强的调皮鬼。别人不敢往楠竹竿的顶上爬，我能爬上去，还往下做鬼脸；别人不敢从丈来高的围墙上往下跳，我敢跳下来，明明脚板心好痛，我还嘻嘻笑；下一节课的时候，我经常在偷偷地做上一节课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，等到放了学，我把家庭作业做完了，于是就拉着没做作业的同学一起去玩。

童年时代，我跟好多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孩子一样，打弹子，飞香烟牌子，打康乐球，抽转轴儿，滚铁环……哪样不玩啊！光是这样玩玩也不够味儿，我经常想新花样，不是到绍兴路上那不出钱的小花园去玩“官兵捉强盗”，就是穿过襄阳南路或岳阳路，到肇嘉浜去摸螃蟹、捉小鱼。我小时候的肇嘉浜，不是现在绿荫成林、平整光洁的花园马路，而是一个臭水浜。有一次，妈妈刚给我换上了一身新衣服、一双新布鞋，我到肇嘉浜去捉小鱼，半个身子陷进了稀烂的泥污中，怎么挣扎也起不来，吓得我哇啦哇啦直哭。同去的小伙伴们也吓得尖声怪叫。幸好有个过路的叔叔跑了过来，使劲把我从污泥坑中拔了出来。我一身新衣服糊满了泥巴不说，第一天刚上脚的新布鞋，陷在污泥中，再也无法拿回来了。我光着脚，穿着一身臭气熏鼻子的新衣服，直到黄昏也不敢回家里去……贪玩、爱耍、好逞强、好出鬼点子，这么发展下去的话，长大了会变成个什么样子……

一个偶然的时机，我看到了一本《儿童时代》，这本有字有画的书，很快吸引了我，里面的小故事、寓言、猜谜语、小游戏，还有念起来朗朗上口的小诗，比我那调皮捣蛋的生活有趣多了。比我们那条长长的弄堂，比弄堂外灰白色的柏油马路，也有趣多了。我读了一本又一本，还



戴红领巾的叶辛（摄于1962年）。

津津有味地学着做《儿童时代》上刊登的小游戏，挖空心思猜着那上面的谜语，从这本薄薄的书上，我知道了世界上有高山、大海、冰川。后来，老师每个星期的周会课，给我们讲《我的一家》的故事。每次她讲的时候，都拿着书，我以为她那本书里一定有许多彩色画和插图，可仰着脸瞅了半天，我发现那书上光是一行行的字。老师每个星期讲一节课的速度，我忍受不了，就省下零用钱，也去买了一本《我的一家》，放学回到家，不管能不能把字认完全，连读带猜，把一本书全翻完了。呵，原来书里面有这么多吸引人的东西呢！读了这一本书，我又开始寻找另外一本。

就这样，书籍给我打开了通向生活的门户。每读到一本好书，我总是又惊喜、又震动，读完了，还兴致勃勃地给小伙伴们讲呢！书本以它壮丽绚烂的境界给我描绘了一幅又一幅图画，给我叙述了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，它逐渐深深地吸引了我，我的空余时间，差不多都扑到书本上去了。爱上了书，弄堂里小伙伴们的喧哗声我听不见了，滚铁环、踢足球的声响也不会惹得我心痒了。



随着日子的过去，书越读越多，差不多已经脱离了顽童行列的我，开始变得好幻想起来了。

在儿童时代的这一时期，我做过多少幻想的梦啊。读了描写天空生活的书，我想着长大了当一个飞行员；读了描写大海生活的书，我立志要当个体魄强壮的海员；读了描写战争的书，我又想着该当一名司令员……所有的梦都像肥皂泡那样一个一个破灭了，在读过高尔基的小说《童年》之后，我沉浸在他所描绘的生活中，第一次想到写书的人，第一次注意到写书的人是很了不起的。你看这个耸起额头的外国老头儿，他写了书，能感动我这个中国小孩子呢。当我仔细端详书的封面上这个外国老头儿的相貌时，我突然觉得，我在哪儿见过这个人。想了半天，总算给我想起来了，在少年宫的阅览室里，这个人的像画得老大，和鲁迅的像挂在一起。

从那以后，我开始想到，我长大了，也要当一个写书的人，也要去感动那些读我的书的小孩子。这个愿望，我没有说出来，把它埋在心底。

这又是一个“梦”。可这个梦老在做着。我知道，要叫这个“梦”变成现实，就得用功学习，认真读书，读大量的书。于是，我从感兴趣读书，变为自觉自愿地读书。而且每一本我都读得很细致、很认真，还悄悄记下读书的笔记。书已经成了我儿童时代最好的朋友。这么一来，岂止是我的小伙伴们，连我家里的人，我的班主任老师，他们都说：“顽童变成了小书迷、书呆子！”

今天，我小时候的“梦”成了现实，我也变成了一个写书的人。这可不是孙悟空眨眨眼那么快就能变个老婆婆出来的。只有我最清楚，小时候读了那么多书，对我的帮助有多大。十年动乱期间，在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的生活条件很差，我周围没有一点学习的空气……我觉得，不能让光阴这么白白地虚耗过去，得像我小时候看来的书中写的那样，抓紧时间学习写作，决不能半途而废，我还要叫小时候的“梦”变成现实呢。是书，给了我这么大的精神力量，努力摆脱环境的影响，不怕困难，不畏挫折，百折不挠地学习着创作，争取做一个写书的人。

我决不是要小朋友们都去当书迷，长大当作家，仅仅只想说，多读书，读好书，对我们的成长是会有良好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的。愿小朋友们学做一个正直诚实的孩子，愿书本开阔你的眼界，陶冶你的精神，长大了做一个对祖国有贡献的人！

母 亲

母亲，你安详地走了。

走在七月流火的古都金陵，走在盛夏时节的南京城，走进中山陵脚下茂盛的树林，走向广袤的江苏大地，母亲，你是回到了故土上。

我小时候你时常说，你是在大热天出生的，以后你一定也会在大热天里离去。这话终究被你说中了。

母亲是个普通而平凡的女性，但正像很多杰出的女性一样，母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。20年代你随着外公进入大上海。30年代你随着抗日的烽火携子逃难到大西南，在春城昆明度过一个又一个绵绵的雨季。40年代你回到上海……以后的日子一直过得艰辛而又坎坷。就在这段日子里，你把我们含辛茹苦地抚养成人，不等我们对你有所报答，我们都离开了你，哥哥和姐姐在南京，我和小妹插队落户去了。你从此过得压抑、苦闷、寂寞而又孤独。那个年头你时常给我写信，我是深深理解你字里行间透出的苦涩和辛酸的。

所幸1978年以后，你终于过上了十几年安定祥和的日子。那时小妹回到了你的身边，家庭的经济开始改善。生活，终于也对我们这个家庭露出了微笑。

母亲的一生，从辛亥革命走到今天的世纪之交，经历了20世纪所有的风云流变，所有的跌宕动乱。社会的演变，历史的流程，人世的沧桑，世态的炎凉，都可以在你普通而又平凡的生命中折射出来。

小时候我时常对你说，长大了我要当一个作家、好作家。那时你经常讲我不自量力，骄傲自满，好高骛远。今天，作为一个作家，我要对



你说，母亲，自从你病重以后，我经常在想，要以你的一生为素材，写出一部长篇小说，让人们通过你的身世，了解 20 世纪的中国，了解 20 世纪中国的普通女性，可惜这本书你再也读不到了。

母亲，你还记得 1983 年到 1984 年的那些日子吗？那一年多你来到贵阳住在我坐落于黔灵山麓的家里。春天我们去游波平如镜的黔灵湖，我们全家一起到充满诗情画意的花溪去踏青。夏天你总喜欢在阳台上乘凉，一边看着黔灵山巅上的雾去雾来，一边给我讲那些十分遥远有时又不那么遥远的往事。秋天我们同去散步、看电影。冬天，哦，冬天你爱坐在陈旧的火炉旁烤火，给我讲阳澄湖畔的故乡，讲天福庵的庭院，讲庭院里的大树和鱼塘，讲外婆和小伯伯，讲逃难途中的种种见闻。

1990 年，我历经波折调回上海。按我的本意，我只是想安安心地当一名专业作家，天天在家里写作，同时陪伴你度过一个安定的晚年。可是事与愿违，领导的嘱托，群众的信任，读者们的期待，作家们的信赖，使我不得不每天处于写作、工作、出差、开会、社会活动、行政事务的忙碌漩涡中。每天上午 8 点钟出门，我时常要忙到夜里 10 点钟才能



1983 年冬，叶辛的母亲叶清华，在贵阳叶辛的家中读儿子的作品《蹉跎岁月》，时年 72 岁。

回家。几乎天天有五六个议程，多的时候要有十来个，还只能蜻蜓点水般东忙西忙，不一定能把工作做好。

1994年你病重摔倒，真把我吓坏了。我突然之间意识到，有一天我会失去你。我想尽办法找医生，我总想把你安顿得更好一点……但我没有尽到孝道，一个人独处时我时常悲伤，这辈子我处理过多少复杂难缠的矛盾，为什么偏偏这件事就处理不好？母亲，但我是从心底深处爱你的呀！

今年春天，上海画报社把我近50年的经历，以文字和照片的形式，出版了一本《半世人生》。我选了一张你拿着《蹉跎岁月》的照片，占了满满一页篇幅。这本书头版印了一万套。你当时的一张照片，如今变成了一万张走进了社会。我这不是奢望你流芳后世，我只是要让广大的读者知道，我有你这样一位平凡而普通的母亲。

母亲，你走得匆忙、突然。待哀思凝定，我一定要为你写一篇更好的文章，以寄托我们对你的深情和哀思。

二

所有的人都从大地上走来，所有的人都要回大地上去。

只因大地散发泥土的芬芳，只因大地盛开美丽的鲜花。

我们来到大地上，种植庄稼，呼吸空气。

我们来到大地上，成家立业，生儿育女。

我们在大地上享受团聚和成功的喜悦。

我们在大地上经历分离和失败的痛苦。

我们沐浴着大地的阳光雨露，我们经受着大地的严寒酷暑。

我们在大地上生存、挣扎、追求、奋斗。

我们在大地上走过一生的春、夏、秋、冬。

活着的人们啊，每一个人都在走过人生的某个阶段。

我们要经历贫穷潦倒的苦难，我们也要经历富贵荣华的考验。

晨钟暮鼓，春华秋实。周而复始，否极泰来。

对于历史，对于大地，一切都不过是过眼烟云。

最终，所有的钱财，所有世俗的等级，都将归化于大地。

所谓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



哦，人生无非就是一个过程。

母亲，

你已圆满地完成了这一过程，你已安然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

今天，我们这些子女和亲属，在这里举行最为简朴的形式，送你回归大地的怀抱。

母亲，愿你的灵魂在鲜花丛中安息。

这些话，是我为 87 岁离开人世的母亲落葬仪式上即席讲的。回到家里，心潮起伏，思绪不绝，遵亲人嘱咐，将其写下，于是便成了这几行非诗、非散文的文字。但这些话，确是我真实的心态之反映。

我和共和国

1949年10月，在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中，我出生在上海的一条弄堂深处。

到今年10月，我满35周岁了。

在建国35周年的前夕，我常常想起这些年来走过的路。

19岁以前，我几乎没有离开过上海，那时候，我观察这个世界，都是以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为圆心，以南京路为半径来判断是非的。我自以为见多识广，事实上，我懂个啥呀。

19岁那年，我到离上海5000里之遥的贵州山乡去插队落户，从喧哗嘈杂的大城市，一下来到偏远的、闭塞的山寨上，我有过多少感触和联想啊！

在乡间，我一呆就是整整10年。没有工资、没有粮票，有的只是劳动的双手。但正是在这里，我感受到了生活脉搏的跳动，思考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命运，真正地认识并理解了祖国这块广袤大地上无数勤劳淳朴的农民。我在山乡的茅屋里提起了笔，守着一盏小小的自制的煤油灯，伴着山岭里日夜不息的啸声，写下了一些关于知识青年和山寨生活的书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些书出版以后，我会收到一千几百封读者来信，会有那么多人来跟我谈他们的心里话。我没有多少话可讲，唯一要说的就是，没有那一段生活经历，这些书是一本也写不出来的。

今年以来，我常常对人说，我到贵州15年了。可对2900万贵州人



民，我实在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。但是，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，选我当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青联常委。我常常想到，我是当之有愧的。对于我来说，唯有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，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，为祖国和人民，为在改革的洪流中急待开发和建设的贵州，更勤奋踏实地工作，才是对党和人民最好的报答。

二

我不是第一次接触这个题目了，建国 30 周年、35 周年、40 周年时，报纸、刊物、电台、电视台都曾以这个题目让我说些什么。只因为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，出生于 1949 年 10 月。也因为我是作家，那些话题多少总和文学有关。

今年的国庆不是大年，按惯常说法因此也不属大庆。但 44 是个有意思的数字。对一个人来说，44 岁是标标准准的人到中年。对我们的共和国来说，44 周年也不能用“年轻”两字来形容了。

我们的共和国正在走向成熟。44 岁的中年人，经历不能说是很丰富的。但是回首以往，我总觉得自己经历了很多很多，其间最令人难忘的，是喧嚣嘈杂、折腾不已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是命运毫不留情地把我们抛掷到偏远蛮荒的山乡。前者给我们稚嫩的心灵掀开了社会人际关系中残酷的一面，后者则更使我们亲眼目睹了山寨的贫困、落后和闭塞，认识了世代代栖息在这块土地上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、所求甚少的农民。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，我和我所有的同时代人经历了由狂热、虔诚、盲目——迷茫、消沉——思考、振作、追求、奋进这样一个三段式的思想历程，而逐渐在真实的生活中走向成熟。我们的共和国，也无例外地从三年自然灾害、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阴影中走出来，走进历史的新时期。

从漫长跋涉中走出来的步子是坚实的。我们踏着坚实的脚步，还将走向美好而灿烂辉煌的未来。

往日的情书

恋爱的季节是随着插队落户的岁月开始的。

就是在插队落户初期，我认识了今天的妻子王淑君，开始了我们的初恋。

那是特殊年代里的爱情，那是艰辛苦涩的日子里最值得珍视的一份感情。

从1969年相识，到1979年的元月结婚，连头搭尾10年时间，其中几乎七年半的日子，我们是在分离、在两地相思中度过的。相互联系和沟通的办法，就是通信。那些年里，我们每年互相要给对方写出四五十封书信，几乎是每隔五至七天，就要寄一封信。很多时候密度更大，差不多每隔三五天就要写一封信。这些书信，成了我精神上最大的慰藉。在劳动之余，在每天不间断地学习创作之余，写信成了我最愉快的一件事情，成了我唯一的倾诉感情的方式。当然，每次收到她写来的信，我也总要读了又读，直到把信纸都捂热了，接到她的下一封信我才把她的信放进信封，珍藏起来。至今我还记得，到了她的书信应该来的日子，我总要站在寨子高处的堰塘边上，望着那个邮递员走来的山垭口，热切地、焦急地、默默地等待着。如果这一天收到了她的信，那么黄昏和整个夜晚都会感到身心愉快、精力充沛，整个栖居的小茅屋里仿佛也充满了温馨的气息。守着一盏小油灯，我会写得很晚很晚。而倘若没有收到她的信，我便会会在邮递员离去以后，久久地傍着夕阳踟蹰，沮丧地踏着薄暮回到我阴暗潮湿的茅草屋里。

那个年头山寨上没有电话，打长途电话得到远在十几里地外的公社邮电所，况且音息非常微弱。而电报贵至七分钱一个字(后来降至三分钱